

藝術漫遊者

姓名：許生翰

學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系級：舞蹈研究所/3年級

計畫名稱：

未足輕重的東京行走

An Insignificant Walk in Tokyo

計畫簡介：

日本在極端的歷史背景下，淬鍊出極度潔癖的美學。

東京當代且前衛的思潮是藝術的靈感泉源，豐富的藝術資源漫遊者的必經之處。

舞蹈的創始人土方巽、大野一雄及大野慶人曾在東京進行街頭式的演出，

與我「進入日常」的概念符合，物換星移，幾十年後再回到東京街頭進行，是問號也是驚嘆號。

帶上一件自己的展演作品〈白在空氣中蔓延〉，進入東京的都市空間，無聲靜謐的表演方式存在著。

以錄、攝影紀錄，結合雲端科技，連結演出與網路社群兩者間的「即時性」，

擴展展演的觀看方法，讓演出不只在肉眼中被記憶，也在數位的資訊裡被交換，從而鏈結。



計畫時間：

23/JUL/2018 – 09/AUG/2018

計畫期許：

建立網絡連結

透過這趟日本的漫遊旅行，我將帶著個人作品深入東京的都市空間，
以異質的狀態衝擊日常情境，並且透過記錄、雲端分享的方式擴展觀看可能。

社群網路是當今文明中不可小覷的力量。我們無時無刻地在數位符碼中交換訊息，被觀看也展現著自我。

本次除了在東京能夠觸及的實際人脈之外，也希望能透過社群網路的手法，連結更多人脈。
在實際的操作上，將記錄當下個人的作品展演並即時上傳雲端，並以打卡及標籤的方式出現在地標當中。
再透過在社群網路當中「露面」，快速連結網路社群。



如今已是人人都能掌握資訊的高速流通時代，這樣的城市介入與波伊斯、土方巽等藝術家的作品不同，

利用社群網路的高速延展性，成為不同的宣傳與紀錄手段，集結人群也擴張「紀錄」的概念。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能夠認識什麼人、能夠發生什麼事，都是未知的範疇，

所能發酵的議題及討論也將會有所不同。我期待著這樣的未知，也期望能夠達成更多預料之外的成果。



執行現況：

難題

在日本旅行的這段期間遇上了可以預知的困難。

因為人手的不足，我無法完整地進入進行演出的狀態。

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被考量：由誰進行記錄、如何記錄、隨身物品怎麼保管，甚至是演出道具的攜帶。

這些微不足道的瑣事看似無傷大雅，卻完全阻止了我進行演出的可能，

即便這是只需要多一到兩位人手便能進行的狀況，

在日本，尤其是東京，這樣的國度，對新認識的朋友予取予求般的邀請協助是不恰當的。

所以，雖然在這次的旅程中認識了珍貴的朋友，卻還是不能依照原定計畫進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緊急更改了這次的目的，將參加大野慶人的工作坊作為主要重點，

而既然也將作品帶到日本了，便趁著臺灣朋友也在東京的期間見面，並且一同完成拍攝，

以攝像紀錄的方式捕捉作品，佐以之後旅程間的見聞及特殊情景，結合成這次漫遊的成果影片。



珍貴的大野慶人舞蹈工作坊

大野慶人先生的年紀進到 80 歲，與四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時的狀態已有許多不同。

這次再次參加他的工作坊，是一件必須趕緊進行的重要事項。

大野慶人舞蹈工作坊的地點在橫濱的上星川，每個周二的晚上及周日的下午進行。



我在大野慶人先生的工作坊學得的不僅是一種技巧，更是一種釋放，以及面對生命的態度。

在那裡，我認識了鍾愛舞蹈的人們，他們並非肢體柔軟的科班舞者，

園丁、學生、家庭主婦、音樂家、治療師，或單純就是舞蹈的表演者，是生活在都市間的人們。

在大野一雄舞蹈研究所這個空間內，能量是充滿包容性的，當你進入並且與之同化，美好便會來臨。

在 2018 年的 8 月 7 日，是這次旅行我能參加的最後一次工作坊。

那天，大野慶人先生少見地從「滿月」開始了課程（通常是從空間或是行走作為開始）

那天的他特別謹慎，或是說稍微嚴厲，好像無意地在勾勒一片風景。



那天，大野慶人先生贈與了我一件他的演出服。

作品拍攝

這次的旅程不是那麼孤單，在前半段我與臺灣的朋友一同旅行了三天。

我們前往了三個地點：橫濱、川越以及東京都內零星地方。



趁著可以見面的機會，我們完成了主要的作品視覺拍攝。

運用的手法是以手機的連拍功能作為基礎，將照片串聯成影片，

在合適的地點直覺地進行構圖、陳設，並完成拍攝。



帶著作品進行旅行是一種甜蜜的負擔，白紗的重量在許多時候成為累贅，但又不得不帶著他。

這是一種接近人生感慨的感受：若是沒有承受痛苦的過程，那是無法感受到美好的。

我時不時地這樣想著，如果生活太過富裕，那麼作為藝術家的直覺便會消逝，那種透過真實存在的痛覺以及壓抑所生長出來的美，只有在痛苦的壓抑下才能被挖掘。

若是這麼想的話，或許會覺得好過一點。

街道上的人們

日本是多麼的壓抑，這並不是那麼美好。
一切的規整而紀律都是壓抑著的痛苦，這裡的人們潛藏著無法明說的悲傷。



在周間，幾乎所有的上班人士穿著一樣的配色：白色的襯衫、黑色的下身，常搭配的是黑色的隨身背包。

人們行走的很快，行徑的方向一致，與眾不同是羞恥而不被鼓勵的。
他們身上的負擔似乎比我背著的白紗沉重，不是物質上的，而是靈魂的層次，
為了支撐戰敗、西化後的美好想像，日本人是多麼辛苦地壓縮著人的本質，
只有在祕密的時刻，才能短暫地揭露自己。



周末的時候，街上終於出現了一些色彩。
像是無印良品一樣，這些色彩顯得相當焦糖化，內斂、平整、簡單。

煙花

我遇見了兩場煙花大會，分別在隅田川及荒川。
煙花是美好的，我卻常常聯想到羅馬時期的競技場，那種愚弄人民的娛樂企業。
說穿了，那都是一樣的道理，只是怎麼去包裝罷了。
當代的社會顯然包裝地較為無害而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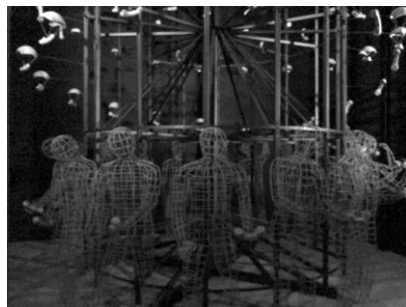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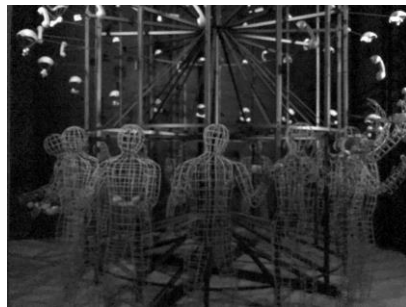
這兩次我都與一名西班牙人一同前往。
他在日本工作，卻與一名來觀光的臺灣人觀賞煙花大會。
試探性地詢問後，發現果然外國人在日本的社會中是異質的存在。
我見獵心喜，那好像就是我的作品在述說的，
做一個不同於周遭的存在，疲勞是必然的。



計畫建議：

雖說美意是讓更多學生有出國探訪的機會，但不得不覺得許多人是去玩的吧。
了解到怎麼評比本身就是一個難題，但對認真看待此事的人來說，總有些不足。

僧多粥少，或許透過更謹慎的方式，選擇更正確的對象作為出訪者，可能讓意義更加提升。
以免落入公務人員出訪般的官方觀光團的疑慮。



感謝：

教育部青年署
北藝大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俊文、明親、妍甄及宥吟
明潔 Lee

